

# 巫女求婚记

文轳三

员

迦罗 来自阿修界的巫女,隐居在欧洲一个开满鲜花的小镇,终年一袭黑衣,沉默寡言。

她的家,是一片向日葵花海,她使用了持久白巫术,使向日葵终年花开不败。向日葵随着太阳转动着美丽的头,远远望去,连天都染成了金色,如热闹非凡的神界殿堂。

花海中,她搭了个小小的木楼,木楼没有楼梯,只有一扇巨大的窗,面向阿修界的方向——北方。木楼上面有个高高的烟囱,笔直地通向苍穹,经常会有调皮的星星爬进来与她做伴。木楼全部漆成黑色,如沉默的叹号,在苍茫夜色中让人肝肠寸断。小小的阁楼也有扇朝北的窗,她日日伫立在窗前孤独远望,看星落星起,无比茫然。

她在镇上是个异类,人们避之不及,生怕与那幽深的黑眸对上。她没有邀请过任何人,镇上的人也从不会邀请她,巫界和人界虽然并非仇敌,却不可能有任何交集。人们畏惧巫的能力,曾一度视巫为心腹大患,想尽办法捉来烧死。巫界本就有许多混水摸鱼之辈,做下那人神共愤的勾当,因此巫界一贯忍让,不去挑起与人界的争端。如果不是恺撒的强制命令,他们也许会因为畏惧而把她驱逐或者烧死。

在迦罗离开阿修界那年 ,恺撒联合神界和魔界的王 ,给人界下了强制命令 ,即使是做了坏事的巫也要由巫界或者神界、魔界处理 ,只要人界烧死一个巫 ,巫界将采取严厉的报复手段 ,让人界从此灭亡。

日以继夜 ,她徘徊又徘徊 ,她不知道自己到底想做什么 ,心底那隐隐的期待又是什么。在热闹的向日葵中 ,她的叹息 ,悠长而哀伤。

## 圆

在北极星闪耀的地方 ,就是阿修界 ,阿修界是众巫的乐园 ,那里的王是恺撒 ,是众巫膜拜的巫王 ,他拥有无与伦比的超级巫术 ,也拥有非凡的才能 ,他掌管巫界的所有事务 ,把巫界治理得井井有条 ,巫界在他接管后崛起于四界之中 ,连神界和魔界都要甘拜下风。

迦罗只是他统治下的小女巫 ,和其他甘于平凡 ,碌碌无为的小女巫不同 ,她美丽善良 ,聪明勤奋 ,柔弱而坚强 ,通过不懈的努力学会并精通了所有的白巫术 ,成为巫界的传奇。

如果说还有什么是她不能解决的 ,那就是爱情 ,对它 ,她无能为力。

那一年 ,她因为出色的表现受到恺撒的召唤 ,在接见时 ,他对这个外表柔弱美丽的女子一见钟情 ,让她做他的情人。她欣喜若狂 ,只有她知道 ,这就是她努力多年的目标 ,当她还是个初级女巫的时候 ,因为恺撒一个温暖的笑容 ,她已经发

疯般爱上了这个英俊的巫王，立志要永远陪伴他。

她以为梦寐以求的幸福就在眼前，她没想到，当她和恺撒度过了许多快乐甜蜜的日子后，恺撒仍然接受了神界的礼物——美丽的潘多拉女神。

她断然和他决裂，孑然一身离开阿修界，经过多年的漂泊，终于在这个宁静的地方隐居下来。

为了排遣寂寞，她不顾人们的威胁，用大把向日葵花籽换来了一个女孩，并教她读书绘画，下国王棋弹竖琴，除了巫术，她几乎把自己所有的知识都教过她一遍。女孩长大后，迦罗把迷路的辘罗国王子引入这个向日葵花海，在那小小的阁楼里，女孩得到了他的爱情。

巫王恺撒不知从何得知这个消息，派特使赶来，许下辘罗国五十年不再有战乱、灾荒和瘟疫，作为送给新人的贺礼。

迦罗终于明白，原来她的王仍是关心她爱着她的。只是这爱，她永远无法碰触，也永远感受不到它的温暖。

年复一年的等待，迦罗终于死心。她想，也许在另外的地方，她可以找到一个药方，医治这颗因寂寞而苍老的心。

迦罗翻开世界的历史画卷，发现了一个叫中国的地方。那里有很多深情的王，有的为了让爱人展颜而用烽火戏诸侯，有的为了爱人的病连臣子的心都挖出来做药引，有的为了陪伴爱人连国家都亡掉了，还有一个叫李隆基的皇帝，竟和自己的爱人在长生殿上许下盟誓。

她让一个顽皮的星星送信，从阿修界叫来她唯一的挚友迦蓝。她问迦蓝，有没有一种方法可以忘记王，然后开始另外一种生活。

迦蓝和她一起学习巫术，她看着她和王热烈地相爱，看

着他们争吵,看着她的自我放逐,看着她夜夜长叹,脸色日益苍白。

两人翻了很多巫书后,终于发现一种方法,那是记载在几千年以前的古巫书上,却从来没有人试过,因为这个过程太痛苦。

迦蓝看见她眼底坚决的光芒,抚着她的黑发,强忍着心头的疼痛,轻柔地说:“不论怎样,我总是会支持你帮助你的。”

迦罗仍然沉浸在发现新生活的喜悦之中,黑眸中有着许久未见的耀眼光芒,她微笑着说:“如果我可以忘记这不堪的过去,请把我送到中国,在那里,我想我可以遇见一个真正深情的人。”

古巫书上记载,在世界的最北端有条叫做忘的河流,它的水有让人遗忘的作用,但要用河水洗濯千年,而那河水,积结了几万年世间的悲苦,是世界上最冷的水,那种冷,是透骨的刀割般的冷,是可以穿透心脏的让人生无可恋的痛与伤。

当迦蓝用她如星的眸悲伤地注视着迦罗时,迦罗对她说:“蓝,别担心,我不怕痛,只是世界上有种东西比身体的疼痛更让人疯狂,那就是心死。”

她们先去海上的人鱼族那里,他们有颗叫“海心”的珍珠,含着它,就可以在水里像鱼一样自由呼吸。人鱼族的族长,那个白发苍苍的老奶奶听说迦罗要借他们的“海心”,问迦罗为什么,迦罗把自己和王的故事源源本本告诉她,并说出自己对未来的向往。听完她的故事,老奶奶脸上的珍珠断线般坠落,良久,她幽幽叹着气:“如果我那美丽的小女儿能像你这样一心忘记该多好,她怎会那样死心眼呢……”

迦罗无法安慰她，老奶奶把“海心”郑重地交到她手心，噙着泪说：“孩子，希望你能幸福！”

迦罗褪去衣裳，任凛冽的风割着她的身体，径直走入水中，那冰冷的温度引得她一阵颤栗。她听到迦蓝在身后哭泣，却没有回头，她把泪洒入水中，向着王所在的北方，说了最后一句：“别了，我的王。”

她在水底沉睡了千年。

梦中，她似乎听到地壳在颤抖，海水卷起巨浪，呼啸着拍打着岸边，总有个声音在她耳边呼唤：“你怎么可以忘记我……”

## 猿

从一个长长的梦中醒来，迦罗披着长发，回到岸上，迦蓝朝她狂奔过来，远远就伸出双臂，把她紧紧拥于怀中，她的泪，湿透了她的肩膀。

迦罗贪恋着她温暖的怀抱，等她哭累了停下来，才以无比清澈的目光看着她，微笑着问：“请问你是谁？”

迦蓝惊呆了，似乎不敢相信她刚刚说了这样的话，她的泪又涌出来，说：“你记住，我是迦蓝，是你唯一的朋友，我以后会慢慢告诉你这一切的。”

迦蓝没有告诉她一切，因为那是她极力想遗忘的，她不忍心再提醒她。最后迦罗只知道，她是迦罗，以前非常向往中国那些王的深情，将被她的朋友迦蓝送去中国。此时的中国，已经是公元二十一世纪初了。

她说迦罗一直羡慕李隆基和杨玉环的爱情,想带迦罗去看看他们曾生活过的地方。

一个灰蒙蒙的冬日早晨,她们来到了西安。

在两个高高的鼓楼中间的酒店住下,迦蓝和迦罗打扮得和中国人一样,她们丢掉了那长长的黑袍,穿着对襟的红棉袄,她们的长发和浓墨一般的眼睛让路人纷纷侧目。

住下来的当晚,迦蓝出去了一趟,回来时她神色张惶,说:“迦罗,对不起,我有事要走了,我已经拜托了别人来照顾你,你在这里好好玩,我以后再来找你。”

说完,她匆匆离开,把迦罗孤单地留在酒店。

## 源

第二天一早,迦罗躺在床上看《诗经》,因为对中国的历史文化很好奇,她买了许多古代的书藉。她看得正入神,门铃突然响起,她开门一看,外面站着一个黑发黑眸的男子,他看见迦罗,眼中陡然发亮,说:“请问你是不是迦罗小姐?我是叶凯,你的朋友迦蓝要我照顾你。我对这里很熟,可以带你四处看看。”

他们先去的是一个叫华清池的地方。路上,迦罗和他说起她听说的那些美丽爱情故事,他沉吟半晌,无奈地叹息着:“你就为这个来到这里?”

看到她茫然的表情,他苦笑道:“你知不知道,你看的那些只是后人美化的结果,真正的故事其实都很不堪,那皇帝为了活命把自己的女人逼死在马嵬坡。迦罗,你到底看的是

些什么可笑的故事？”

叶凯介绍说华清池是李隆基和杨玉环洗浴的地方。进了门，有个白色的杨玉环雕像立在一个水池中央，那女子亭亭玉立，真有几分绝代佳人的模样，迦罗坐在莲池边，默默凝视着她，突然想问问她，如果事实真是叶凯说的那样，她可有悔。

女子沉默地看着迦罗，笑意盎然，一阵冷风舞起池旁的垂柳，她的倒影在水面散成层层白色的水上莲花，这一刻，迦罗似乎听到他们的欢笑，从久远的地方传来，竟不觉痴了。

那欢笑声中明明有她如兰的气息，在迦罗耳边低低倾诉：“只要深爱过，即使为之奉上生命，我亦不悔！”

又一阵风吹来，把她如兰的气息带走。迦罗浑身直哆嗦，从河里上来后，她的意识时常停留在那里，总觉得全身都在冰冷的水中，冷得连骨头都有刀割般的痛。

一件温暖的大衣披到了她身上，她回过神来，发现叶凯眼中有种莫名的情绪，他为她把衣服捂紧，微笑着说：“这里冷，我们到前面走走。”

走到宫殿里面，迦罗不由得发出惊叹：“这个池子好大！”

叶凯笑了笑，“他是皇帝，天下的东西都是他的，自然懂得享受！”他在迦罗耳边又加了句，“包括美女，杨玉环原本是他儿媳，嘿嘿……”

迦罗笑起来，“子有酒食，何不日鼓瑟？且以喜乐，且以永日。宛其死矣，他人入室。”

闻言，叶凯脸上顿时露出哭笑不得的表情。

转遍了华清池每个角落，他们回到酒店。休息一会，叶

凯带迦罗去前面一个小吃街吃东西，这里好吃的东西太多了，迦罗一种种尝着，很快就饱了。

晚上他没有走，他把迦罗紧紧抱着，用他的体温温暖着她冰冷的身体，她睡了有生以来最香甜的一觉。

在他的怀里醒来，她发现他的脸就在自己头顶，他睡得正熟，刚才还似乎做了一个噩梦，眉头皱得好紧。她微笑着轻轻抚过他的浓眉、高高的鼻梁、饱满的唇，心中有股暖流遍布全身，好像，这就叫幸福。

他醒来，似乎仍在梦中流连，眯着眼睛盯着她的脸。当看到那笑意盎然的黑眸，他猛然醒过来，手臂如箍，把她抱得更紧，好像怕她马上就会消失不见。她的额头碰到他冒出来的胡碴，感觉麻麻痒痒的，刚想伸手去挡，他把她的手捉住，在下巴慢慢摩擦，轻笑出声。

她深深看着他的眼睛，问他：“你是不是个深情的人，你不可以娶我，我们像这样一辈子在一起？”

他眼中的温度陡然下降，沉声道：“我有一个爱人……我很爱她，但是她已经忘了我，去寻找一种奇怪的感情。我问过很多人，这种感情到底是什么，为什么她可以忍受那样的痛苦忘记一切。人们回答我，这种感情是两情相悦，不离不弃，生死相许，是信任和勇气，是原谅和不悔……”

他的手抚摩着她的眼睛，轻叹道：“我要等她记起我，然后告诉她，我终于明白了她的心，请她原谅我。”

原来如此，迦罗叹了口气，深深被他感动了。这样好的男人竟然心中已经住了人，真是遗憾！她突然想起来，既然他的那位已经把他忘记了，那她岂不是可以趁机把他拐来做她的……嘿嘿。

## 缘

第二天,他说要带她去秦始皇的陵墓看看。

迦罗很惊奇,在两千多年前的中国竟然有这样的能工巧匠。那些兵马俑个个栩栩如生,每个人的面部表情各异,连马车都具备了各种功能。他带着迦罗一个一个展室参观,她啧啧称叹,简直不想离开。

最后,他们到了秦始皇陵的最高处,极目远眺,平原的景色一览无遗。看到山上风大,他把大衣裹到了迦罗身上,她心头十分温暖,倚着他笑道:“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你看看那个叫屈原的把我写得这么好,你就娶了我吧,你肯定不会后悔的!”

他脸上又是那种哭笑不得的表情。

晚上回来,他仍同昨晚那样,让迦罗把衣服穿得暖暖的,然后把她抱在怀中睡。

迦罗抬头问他:“这位官人,可称柳下惠乎?”

他脸上还是那哭笑不得的表情,叹道:“你都看了些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呀……”他深深吻住她的唇,她把他的衣服偷偷解开,于是,一夜风光旖旎。

在她攀升到快乐的颠峰时,她突然有种奇特的熟悉感,仿佛他们已相识千年万年,甚至曾有过这样亲密的接触。

她只觉得心安。

## 远

醒来已经快到中午了,迦罗贪婪地闻着他的鼻息,不知不觉中他已睁开眼睛,轻轻揪住她的鼻子,两人在被中赤裸着紧紧相拥,迦罗在他耳边嬉笑道:“相公,今日如何安排,妾身该起身梳洗一下才是。”

他哈哈大笑,把头埋在她长长的乌发中深深呼吸。

他们慢慢在街上散步,他紧紧牵着她的手,害怕人流把他们冲散。他们看过城里的大雁塔和小雁塔,便在城中随意逛,他似乎永远精力充沛的样子,边走边和她讲故事,她走累了,他便停下来找个地方坐一坐。他的手和她的手,这一路上,一直没有松开过。

回来时,看着夕阳在天边留下淡淡的红色光晕,迦罗拉着他,指给他看路边一对互相搀扶着的白发夫妻,对他说:“这是叶家少年足风流,妾拟将身嫁与,不惧羞,只盼能携手,到白头。你就娶了我算了。”

他微笑着把她拥进怀中,看着那抹艳丽夕阳,轻叹道:“我想,我是不是错了?记不记得有什么关系呢,我能守候着今天的幸福不就可以了吗?”他低头看着她的眼睛,“如果跟我在一起,以后可能都没有安定的生活,你愿不愿意?”

迦罗用最灿烂的笑容回答他。

他们游历到辽阔的草原举行了婚礼,天地为见证,而他们的客人只有一个,迦蓝。

迦蓝看见叶凯,神色张惶,竟想朝他跪下去。他脸色一凛,迦蓝的身势生生顿在半途。迦罗望着他们的举动,觉得有点莫名其妙。

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出生在埃及,迦蓝赶来看迦罗,她看

着哄着孩子的他，脸上是莫名的感动。

“你知道吗，”迦蓝偷偷对她说，“我们的巫王恺撒听说你到了那遗忘的河流，他狂怒中把地壳都震动了，还在海上掀起巨浪，造成了无尽的灾难，神界之王和魔界之王联合起来与他战斗，把他打败贬入尘世，罚他永世不得安居停留。你知道吗，他原来是真的这样爱你！”

迦罗笑了，她记得的，在那千年的梦里，有个声音每天都在跟她说：“你怎么可以忘记我……”

这个声音一直萦绕在她耳边，缠绕在她心头，直到……她遇见这个黑发黑眸的男人。

· 12 ·

# 追回错失已久的爱

文轅希

## 员

庄子畅万万没有想到，失踪两年的姚君楚竟然回来了。

两年内，她行踪不明，偶尔打个电话报平安亦不透露踪迹，不留下任何联络方式。他原以为，全世界都成了她的藏身之所，她大概不可能再回厦门。

他开车去接奶奶。

老人家下午刚接到消息，晚上便坚持要去看望她。他拗不过固执的奶奶，硬着头皮答应。一路上，他都认为今晚的见面将是他人生中最尴尬的时刻。

果然，姚君楚自顾自礼貌地招呼奶奶，目光却一秒钟也未停留在他身上，权当他是透明的。

一阵寒暄过后，各人坐定，气氛僵持起来。在场的包括姚君楚的母亲沈绣珍。

“君楚，你能回来再好不过。”奶奶曾以为，心目中的准孙媳妇怕是跟自己一辈子无缘了。

姚君楚微笑，缓缓地道：“走得再远终究要回来，放心不下父、母亲。”

她伸出手握住身旁母亲的手，母亲早已泪盈于睫。

庄子畅愈加汗颜，如坐针毡。

尽管难堪，奶奶最终依然小心翼翼地提出：“君楚，你原谅子畅吧，你一向懂事，也知道奶奶疼爱你……”

奶奶用手背抹一抹泪。

庄子畅惭愧，“真的很抱歉。”

这声迟到两年的歉意，却激不起姚君楚的任何表情。

奶奶见状，抽噎得更伤心了，她犹自记得，姚君楚是个心软的女人。

眼泪攻势果然奏效。

姚君楚叹出一口气，劝道：“奶奶，你不要这样，我原谅他就是了。”

庄子畅暗自一惊，棘手的问题如此轻松地解决，莫非两年中她已然想通，抑或者确实如奶奶所说，太懂事了？

奶奶大喜过望，竟禁不住得寸进尺：“你同子畅两年不见，不如下楼到对面公园走一走、聊一聊。”

如此过分，庄子畅免不了难堪。奶奶似乎将两年前的问题看得太过简单，一时之间三言两语即可以一笔勾销。

谁知，再次出乎他的意料，姚君楚竟轻轻颌首应允，俨然出去“走一走”的对象是她多年的知己好友。然而，实际上，他们之间的关系更类似于仇人。庄子畅无法想象她一点儿都不怨恨自己。

他们下楼，步行至公园。一路上两人皆不发一词。他始终走在她左侧稍微靠后一点的位置。自背后凝视，她依旧削瘦高挑，但相较两年前，气质上成熟、自信许多。一头乌黑柔顺长发垂至腰间，原来，剪去长发并不是每个失恋女人的习惯。

对于眼前的情景，他兀自宛若身处梦境一般。

他不是全无揣测过他们的未来，当然未来无非两种：重逢或永不相见。后者，他一直笃信得多一些。至于重逢，他估计在十年之后，双方都已成家，夫妻携子，也许匆匆一瞥，

仓促地收拾一脸愕然，并不相认，擦肩而过。

而今，这一番平静的场面，更似于暴风骤雨来临前的征兆。

公园一隅幽暗处，姚君楚率先驻足。

“奶奶说‘走一走’，已经走过，至于‘聊一聊’，我看没有必要，到此为止最好。”她木着脸，漠然地转身准备回去。

他伸手轻轻抓住她靠近自己身体的胳膊。

“君楚，我知道你仍然在生气。”

“怎么，庄律师准备指控我无理取闹？”她冷淡地问。

“匆匆两年，君楚，两年过后你依然不愿听我解释？”他有点儿着急。

“无须再说。”她蹙着眉，坚决地回答。

“不，你得听我解释，至少给我个机会……”

她用唇堵住他的解释。他感觉到她小巧灵活的舌尖舔舐着他的唇，他将她朝自己怀里揽得更近一些。她的舌碰触着他的舌，徐徐地，暧昧不明地。

剧痛猛烈得如遭电击一般。他下意识用力推开她，但已经太迟，一股腥味涌上来，他拭去嘴角的血迹，疼痛令他说不出话来，唯有怒视着她。

她的脸上一副鄙夷的神情，冷笑道：“疼吗？你终于知道疼痛的感觉。可惜，疼不过两年来我内心痛楚的百万分之一。”

她还是报复了。她怎么可能没有怨怼，没有恨意？是他太大意。不过，她的复仇方式确实大大出乎他的意料之外。

他凝望她悻悻然的背影渐行渐远，投入更深沉的黑暗中，直至消失不见。她用几乎咬断他舌头的力气宣泄内心的

愤恨，全心全意只希望他疼痛，如此可怕的复仇欲，令他悚然而惊。

## 圆

庄子畅狼狈不堪地回到家，透过薄薄的雾气站在露台上遥望，手中拿着一杯加了许多冰的水。舌上仍旧火辣辣地痛，满嘴血腥味令他再次狠狠地喝一口冰水。用冰镇痛是她教他的，如今却用在她给他的伤口上。

雾气逐渐加重，笼罩在他四周，目光所及之处，偶尔几点零星灯光。恍惚中，他自浓雾间望见姚君楚颓丧的身影，身披白纱，神色惶恐而茫然，站在偌大礼堂的最前排，目光不敢落在任何一个观礼来宾的脸庞上，低垂着头窘迫而歉疚地轻声道：“对不起各位，请回吧，新郎不见了。”

随后，在众人一片错愕的惊叹声中，她缓缓朝礼堂门口走去，越走越快，直至最后飞奔而出。

后来奶奶向他描述那日的情形时说，当大伙儿找到她，她已穿着婚纱在街道旁游荡了近三个小时。她的母亲拉住她，她先是挣扎一下，但很快颓唐下去，不再反抗。问她要去哪里？开始，她说自己在找新郎，后来她又哀哀地说找不到，但自始至终未掉一滴眼泪。她目光呆滞，疲惫不堪，那副模样不必说是在场的人，仅仅是他在心里想象一二都倍感心酸。

她的恨是应该的。

她怎能不恨？

恨,有时亦是支撑一个人活下去的理由。

三天后,她留了封信,离家出走。

她没有告诉任何人自己的去向,三两个月才打个电话报平安,却依旧隐瞒自己身在何处。

两年前去向何处,两年后她自何处来,对每个人都是个谜。

舌上的伤口犹自汨汨渗出血水,他却领悟到,自己还是爱着这个女人。他不敢奢望她即刻宽宥自己,可她终究是回来了,并且不是在十年之后,回来了至少代表他有机会再做些努力。

## 猿

翌日晌午,庄子畅和杨恩立一道用午膳。双手交叠于胸前,目不转睛地瞪着坐在对面吃得津津有味的杨恩立,庄子畅禁不住连连嗟叹。不得已,杨恩立放下筷子,顾及一下他的感受。

“再帮你叫一碗汤,好不好?”

他摇了摇头,口齿不甚清晰地回答:“不可能三餐都只喝汤。”

杨恩立一忖:“那么,目前唯有一种办法。”

他扬扬眉毛示意杨恩立快说。

“去医院打葡萄糖吊瓶,就连汤都可以不用喝。”

庄子畅白了他一眼。

“可怕。”杨恩立迭声说,“她恨你几乎到深恶痛绝的地